

# 论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宗教思想的发展——基于恩格斯“早期基督教研究三部曲”的文本考察

依麟

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0;

**摘要:** 恩格斯晚年通过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科学地阐明了宗教安慰、鼓舞被压迫者的一面和具有反抗统治秩序的潜在因素的一面,同时指出宗教的固有局限性并以宗教研究为切入点揭示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成功前景,展开了马克思的论述。通过对启示录进行文本分析考证并扬弃鲍威尔的基督教研究结果,恩格斯科学、全面地揭示了基督教的社会根源,并戳破了“千年王国”的人为虚构本质。这一研究成为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具体宗教、宗教运动、宗教文本分析的科学范例。

**关键词:** 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 早期基督教; 工人运动; 启示录

**DOI:** 10.69979/3029-2700.25.04.099

## 1 宗教何以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用鸦片体现的苦难人民的痛苦现实和止痛需求,不只是被麻痹被迷惑。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医学上对鸦片的日常使用也是这样,燕妮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恰理半个脑袋都疼……无论阿片酊或者杂酚油都不管用。”鸦片作为一种穷苦者能弄到的止痛药,一种“叹息”的选择。

马克思并未继续将这一论述系统进行下去,恩格斯继续了这一工作。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定义基督教在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恩格斯此处不是论及成熟宗教的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一面,而是提到早期宗教被受苦难人民选择的一面。恩格斯此处态度倾向的是苦难人民不得已的主动选择,非统治阶级的利用欺骗。虽然基督教也经过伪造历史的人为建构,但它被苦难人民选择有必然性,恩格斯主要采用了鲍威尔的研究成果来证明前半句,通过考察当时罗马的社会现在证明了后半句,“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只好俯首帖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治疗绝望的社会需求出现了,恩格斯认为,这种安慰不会由哲学承担,这些哲学不能与普通人即具体的穷

苦个人的精神联系,因为安慰的需求是现实苦难造成的,“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剥削压制、君主贵族与广大平民奴隶的区分、贫富差距、地主债务、物资匮乏、道德沦丧、征服战争对征伐地区原有秩序、宗教的毁坏所造成的极端情况使得现实难以忍受,时代败坏造成的沉重的苦难在奴隶社会中完全施加于平民与奴隶身上,所以恩格斯反复强调“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大多数必然是奴隶。”恩格斯明确反复将早期基督教定义为被压迫者的运动和奴隶、无权者、穷人的宗教。恩格斯论述中表达的是早期基督教对苦难者的吸引和苦难者的主动选择,虽然宗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拯救奴隶,但恩格斯却反复强调这是奴隶们当时的唯一选择。“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基督教的罪孽意识认为世界的堕落在于普遍的堕落,恩格斯认为罪孽意识成为了基督教灵魂得救成立的前提,该传统在每个旧宗教中都有存在,基督教以基督牺牲换取上帝的宽恕来赎清全部其他众人的罪作为对如何解决的回答,这种回答“为普遍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而获取内心得救即心灵上的安慰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这侧面反应出无数底层人对于得救、对于得到安慰以及对于摆脱受压迫世界的急切需求和渴望,基督教的回答才能被他们选择,这种选择表明了什么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 2 宗教何以成为对“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是对这种现实的苦

难的抗议。”马克思有时也把宗教视为普罗大众的真实社会需求的表达，视为对悲惨社会状况的抗议，马克思没有展开论述，恩格斯运用历史合力论分析早期基督教推进了这一工作，这一工作是基于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与现代工人社会主义运动早期阶段的相似性的分析进行的。

恩格斯认为二者有众多相似之处，如二者都对被压迫者有吸引力，都出现了假“先知”并把人们引入歧途，亦都出现了宗派分裂和斗争，都遭受了统治阶级当局严重的迫害和取缔，都把一个美好的未来作为自己的目的并宣扬将得解放，都在重重磨难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战斗力，都敢于直接承认自己的信仰，甚至都曾因为现实迫害的紧迫性而“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面对门格尔的疑问——为什么“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恩格斯回答“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这体现原始基督教和被统治阶级是有亲和性的。从成员组成来看。恩格斯同意早期基督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指出成员“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而同时进一步指出“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从催生出革命性所需的社会、物质条件看，早期基督教是具备的。

革命性还体现在斗争性上，恩格斯认为早期基督教和现代工人运动的相似处就有对压迫力量的反抗、勇敢表明自己的信仰以及内部派别分立论争。恩格斯从这些相似性引出一个结论“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恩格斯从外在的相似引出两者在斗争这一属性上的相似，二者的斗争形式自然不同，但是却都是斗争的。恩格斯接着深入探究革新者自己之间斗争的原因，引出早期基督教和现代工人运动之间的又一相似点，“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可以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相似点在早期基督教或工人运动内部都是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提取恩格斯的语言会发现他用两个词形容早期基督教——“群众运动”和“伟大的运动”。这种革命性的相似并不是说从内涵、性质等方方面面都相似，而只是承认早期基督教有一种革命特质，而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带有政治性

质的革命运动如现代工人运动中的一种，两种运动是相似而非亲和，本质上依然有巨大差别。因为“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恩格斯提出早期基督教“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被理解为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群众运动性质和革命性斗争性特质的概况理解，不过恩格斯同时认为“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这种辩证的分析结果打破了线性历史观，不再完全单纯的把唯物主义与宗教的冲突视为革命与反革命、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冲突，而是从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出发。对宗教进行阶级分析，看到了宗教的抗争潜力，恩格斯由此发展了马克思阐发的宗教二重性，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宗教研究方法，马克思只是暗示了宗教的潜力，而恩格斯则具体分析了这种模糊性带来的斗争潜力。

### 3 对基督教起源和《圣经》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马克思并未对具体的宗教运动进行分析，恩格斯的推进体现在他对早期基督教形成历史和《圣经》中启示录的分析上。针对基督教，恩格斯强调“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恩格斯首先从罗马的征服战争说起，征服过程引起了经济、政治、道德和宗教的普遍解体，万民法同时孕育出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同时国土的统一呼吁意识形态的统一使得罗马帝国需要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自己作为世界帝国的需要。其次，征服和专制统治的高压统治的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让被征服民族、奴隶在内的受压迫者不堪忍受。献祭赎罪、灵魂得救也迎合了大众得不到物质解放所以需要精神安慰的需求，每个人都对不幸负有责任的罪孽意识等在任何旧宗教中都存在的传统也让大众更易接受。基督教未设置各种宗教礼仪也就避免了妨碍不同民族、过去属于不同旧宗教的人之间的沟通。恩格斯对于基督教产生史的分析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他对启示录的分析是这一分析方法发展与应用的又一高峰。

恩格斯将历史批判应用于启示录的文本研究，指出启示录其实是圣经新约中最古老的一篇，其中可以看到早期基督教的样子。恩格斯说“当时还不曾有自我意识

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至于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恩格斯通过分析“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等句证明启示录作者的意识依然是犹太教的意识，并未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革命的新阶段。恩格斯也通过具体分析启示录作者自称犹太人并大量使用希伯来语，以及希腊文语法错误，认为“即使不看它们所阐述的全然互相矛盾的教义，单从它们的文字也可以清楚地得到证实。”恩格斯证明了启示录对犹太教的依赖即启示录的末世情景与犹太教先知的传播方法、主题、形象是一致的，以及作者约翰与《旧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恩格斯通过比较约翰的话和约翰的注释者在语义上的微妙矛盾，证明二者的对象是不同的。约翰的注释家一直期待预言将在未来发生，哪怕启示录已经问世近两千年，但是约翰的用词却是“日期近了，这一切即将发生。”约翰的即将发生显然不是意指几千年后的发生，这种区别暗示着二者的指称是不一样的，恩格斯分析称约翰指的是“反基督者”与神之间的最后一场决战。恩格斯几乎完全采纳了斐迪南·贝纳里的研究结论，反基督者被恩格斯分析就是罗马帝国皇帝尼禄。

恩格斯由此通过社会历史分析发现了基督教真正的诞生原因，破除了神秘主义的构想。通过对启示录进行的历史批判，揭示了千年王国将会到来这一论断的虚假性。总之，恩格斯通过对启示录这一在他看来“是最早期的基督教的真实图画”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发现了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和诞生发展的历史根源、逻辑和历史必然，并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未曾对具体的宗教、宗教运动进行详尽的社会历史分析的缺口。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二十八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Pavel A, Tăreanu D. ATHEISM VS. FAITH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REVELATION IN ENGELS' VIS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2022, 18(2) : 79–91.
- [6] Löwy M. Friedrich Engels on religion and class struggle[J]. Science & Society, 1998, 62(1) : 79–87.
- [7] Boer R.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Apocalypse[J].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2010, 6.
- [8] Maley W. Communing with the Church: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in Engels'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1894 - 95) [M]//Revival: Writing the Bodies of Christ (2001). Routledge, 2017: 11–23.
- [9] Rasmussen P. The Religious Way Out of an Unbearable Present: Friedrich Engels o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C]//Engels in Manchester. 2025.
- [10] Marx K, Engels F. On religion[M]. Courier Corporation, 2008.

作者简介：依麟（2004.06-），男，汉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哲学。